

者仁城雖被召還之命而救護之人皆誅之可矣設若邊報緊急則兇徒安保其不逞其計乎如睦大欽者每出賊口性善安敢有此論乎 上曰性善等以年少之人雖不知曲折其言是則以為是可矣群起而攻之何也貴曰頃者鄭蘊以為倫紀之紊孰與曩時云而今聞蘊亦自悔之矣 殿下欲保仁城則當待人心稍定自 上裁斷或因大臣力請而放之可矣豈以年少數三人之言遽爾放還乎 上曰朋比二字言之汚口非君上所可言而近日處事之間不無偏僻予甚痛之貴曰此非一朝所可革也朋比之弊幾至四五十年惟當用賢而漸去其弊而已若見一端偏處執以為罪則如火益熾黨終不可去而人主孤立無可與共國者矣知事徐諴曰李貴所陳誠是矣臣之私憂則大臣不安三司俱空若用浮薄年少之言而不信舊臣則人心豈悅服乎貴曰若得直言方正之士而共國則不賢者退而賢者進如金尚憲者臣每以死國許之如得尚憲輩六七人置之朝廷則直氣伸而朋比去矣 ○夜流星出天郎星下入南方南方有氣如火光土星入太微西垣月入太微東垣 ○以鄭經世為同知經筵李辟光為工曹判書洪瑞鳳為大司諫朴遜為掌令尹知敬為應教呂爾徵為正言李省身為修撰 ○辛丑 上書講孟子于資政殿都承旨鄭蘊曰筵